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太史集卷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秦朕登

范太史集卷十八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論大使臣持服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録白高陽關路兵馬鈐轄兼河北第六將楊永節為母亡乞解官行服續據本路都總管司奏乞不許本官解官行服所貴得人協力勾當奉聖旨依高陽關路總管司所奏者臣檢會元祐編勑諸武臣

丁憂者若係小使臣及原是軍班換授并見任管軍或充緣邊路分總管鈐轄都監知州縣城都監寨主都同巡檢雖係大使臣並不觧官其乞觧官行服者除緣邊任使奏候朝旨外餘並聽臣竊以小使臣不觧官行服已損孝治之風朝廷恤小官非俸禄無以養不得已而未之改耳自大使臣以上官既升朝禄亦足養而緣邊任使亦不觧官其乞行服者又須奏候朝旨帥臣因而奏留朝廷重違其請循例奪服唯狄詠是狄青之子帥

臣為之奏請特許觧官當今縁邉無異内地帥臣遭喪者無不觧官自餘將領寄任輕於帥臣非有金革之事而無故奪其喪服全無義理若言藉才則方今武臣常患員多豈至無人可使若恤其貧則在内地者均是人也何獨於縁邉恤之若以觧官為優恩必待如狄青之子然後許之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者庶人有喪三年不從征役豈可仕至升朝以上而不使執親之喪臣愚欲乞今後大使臣以上丁憂者雖係縁邉任使並

觧官行服如遇有邊事即許本路奏留繫自朝廷指揮庶使武臣皆知禮法有益風教而緩急藉才亦不失僉革從權之制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修立

貼黄臣竊以奪服之禮本非古典祖宗時文武官尚少故因襲前代權制不許觧官今承平日久吏員益多宜使人知禮教或遇有邊事藉武臣宣力則奪其喪服亦可

乞夏國人使只從客院指揮狀 同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錄白勘會夏國賀興龍節及正旦人使過界及到延安府日月計程合至某日到京竊慮至時朝見不及並奉聖旨令引伴官緣路量力趲程須管於某日到闕者臣竊以西戎陪臣朝賀闕庭自當奔走以赴期會若有稽緩責在有司今煩聖旨催促行程非所以示朝廷之尊也臣欲乞今後夏國人使過界奏到只從樞密院勘會日數舉行催促訖奏知更不畫降聖旨庶於事體為允

乞進德愛身疏 二十三日

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端拱淵默專意學問臣侍經席於今累年陛下天縱生知聖德純茂接對臣下日日如一未嘗小有差失此實上天眷佑皇家保育生民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傳之太宗至於真宗遂致太平仁宗年十三即大位章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是以四十二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

今思慕不忘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内同心愛戴先帝勵精求治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棄天下陛下年始十歲嗣登大位當此之時人心懔懔憂危萬端幸賴太皇太后保佑扶持勤濟艱難斥退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來中外晏安北狄西戎無不從順此皆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竊思陛下所以報之唯在於進德愛身而已陛下進德則為太平高世之主光顯祖

宗之烈發揚文母之訓使天下之人皆欣然曰祖宗之德太皇太后之力如此則豈唯皇天祖宗嚮佑陛下太皇太后亦不虛勤勞矣陛下愛身則無疾疢不貽太皇太后之憂武伯問孝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夫父母之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疢他日陛下有子當自知之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極四海九州之養亦未足為孝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陛下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為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云已有懷娠

將誕育者言之所起必有其端臣誠至愚不能不惑故敢先事懇切言之陛下內承慈訓外勤聖學方當祇畏以事天地誠孝以奉宗廟思六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難四方之人無不延頸舉踵注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之光名譽之隆以想望太平陛下可不慎哉今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有損聖德不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傷伐

根本則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也此豈近女色之時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為億兆之人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陛下上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休戚皆繫於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未有不先愛身而可以進道也陛下方

鄉學問躬儒術欲為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昔先帝年十五六講學東宮一言一動天下傳之是以多才多藝羣臣莫及今陛下聖學天下未有所聞而先以嗜欲聞於天下此臣之所甚憂也陛下有上聖之性必行上聖之事有上聖之位必求上聖之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方今羣臣之心萬民之情正望朝廷如天聖以來所願陛下法則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

下行純德備如美玉之無瑕臣竊為陛下寶之惜之愛之重之陛下豈可不愛惜聖體哉臣聞仁宗未納皇后以前未嘗近幸後宮是以氣體康寧在位最久臣今觀陛下氣怯恐不能如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陛下生長深宮稼穡艱難未知也人之情偽未見也國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世興亡之戒未盡閱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關聖慮豈可不愛惜聖體

哉古人有言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陛下春秋鼎盛方當崇經術邇端士敦尚素樸屏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以啓小人之心何則陛下如好德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陛下之德而圖天下治安故於陛下有益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陛下有損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不唯繫一身損益實繫天下治亂不可不慎也陛下於此二者將何擇焉昔

漢成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節終為漢室昏亂之主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豈可不慎其細哉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而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没李孝本女入宮魏謩諫即出之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為職懷此憂慮已二三年不能言

於未然致陛下已有聲聽流聞於外此臣之罪也臣今若猶不言他日陛下或専意聲色委權臣下紀綱壊亂政事荒僻使天下以陛下為逸欲之主則臣之罪豈可勝責雖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陛下察臣之言専精一意強於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每思及此而強學不已

則將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美豈聲色之可移哉惟陛下抑情制欲以愛養聖體為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生靈幸甚臣不勝拳拳愛君之心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上太皇太后乞保護皇帝聖體疏　二十五日

臣伏見陛下臨御天下于今五年昧爽聽朝親斷萬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為祖宗社稷億兆人民將以太平天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竊謂陛下憂勤天下之事必

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先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久遠之計慮也陛下內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前此未嘗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

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耳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况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后保護仁宗皇帝最為有法自即位以後未納皇后以前仁宗居處不離章獻卧内所以聖體完實在位歷年長久章獻於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國史仁宗在乳褓

章獻使章惠太后護視章獻臨朝仁宗起居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章惠保護仁宗乃章獻太后之意也今陛下臨朝日有萬幾至於左右護視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若未能如章惠則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闕失羣臣邪正責諫官御史皇帝學問責講讀官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邊鄙不寧將帥之罪也人君闕失不知羣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皇帝

學問不進臣等之罪也至於皇帝早夜起居之節嗜欲之際此最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陛下愽覽史册洞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考之福唯傷於太早敗於無節耳思之至此可為切骨之戒臣所以不避誅戮為陛下言之伏望陛下與皇太后皇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不益聖體宜戒敕保傅令一以章惠為法令聖心已有所知雖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俟中宫既建然後漸廣繼嗣之路則陛下亦可

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加止節女色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陛下雖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觀皇帝天質純粹有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嚮學以養聖躬天下引領以望輝光之新傾耳以聽名譽之隆聰明之開發睿智之深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不可失也陛下必欲皇帝氣體康強德性成就以為宗社無疆之福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於天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遠慮

察臣狂瞽之言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謝宣諭劄子二十七日

臣自今月二十三日為吐瀉腹臟不安請假將理於二十七日參假門見退至門下省見宰臣呂大防諭臣二十四日面奉聖旨兩諫議并臣所言後宫御幸無此事者臣自二十三日為病家居當日上皇帝疏至二十四日呂大防令實録院吏語臣如入省即過廳相見臣以方病未能入至二十五日又上太皇太后疏緣臣二十

五日以前未見大防不知已有聖旨所以更入後來文字今日大防面諭乃知臣等所聞外議皆是虛傳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責復蒙宣諭令臣具委臣且喜且懼不能自勝實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然臣所言皇帝進德愛身所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也臣竊惟皇帝有上聖之資方養德嚮學涵育仁義臣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舊跡不

知忌諱發於誠心愛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亦言於未然則誠為過慮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雖言無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言以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臣蒙寬宥罪戾無任恐懼喜幸之至伏緣聖旨令大防諭臣合具奏知謹

奏

貼黄大防令臣諭與本省諫官臣退至門下後省

已諭劉安世令安世轉諭朱光庭訖

乞留文彥博劄子 五年正月

臣伏聞陛下已許文彥博求退降詔俟至中春議從所欲者彥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極唯是得辭重任歸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憫其過老以其累請而從之為彥博身計私計則可謂美矣若為朝廷計則臣請試言之彥博為相四十餘年歷事四朝仁宗時平貝州之亂名聞契丹英宗神宗時為樞密相八九年先帝已加優禮許其致仕陛下嗣位復召而起之蓋藉其威名宿望以為

朝廷之重也京師及四方軍民久服彥博之名以為在朝廷則朝廷必重向若陛下不復召之則亦已矣今既起之則不可使輕去朝廷彥博雖老精力尚強臥置京師足以為重外則西北二虜必懷畏憚夫以四海之大若常無事則人人皆可為大臣矣豈無萬一非常之慮哉彥博在朝非謂日日有用蓋備緩急或有時而用之耳當先帝之時足以容彥博閒退今二聖垂拱委政大臣尤宜得老成之人以服天下之心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言老成之人重於國之典法也蓋以其經歷既多但問以累朝之事所知尤勝他人況其别有所補哉今舊老唯彦博一人若去則其餘在朝者皆是後進無復前輩矣老者任用之日不久國家所宜重惜臣自聞陛下許彦博之去朝夕思慮竊謂陛下若欲彦博更得優逸但聽其觧軍國重事以太師就第留之京師以備訪問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貴老尊賢之美足以繫屬天下人心所得實多陛下進退元老臣不當預論議

然臣職在侍從茍有益於國不敢不言惟陛下深留聖
恩更賜裁擇取進止乞留中

范太史集卷十八

范太史集卷十九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薦士劄子 元祐五年正月十九日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為竊位又以為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於今累年受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

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為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留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採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為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臣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乞留中

一

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宫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

不合以此齟齬不至大用未嘗少屈於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為賢陛下用為門下侍郎中外皆謂得人維於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讐姦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又領宮觀乃與章惇為一例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臣唯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禮若名維以經筵之職不唯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為愜臣竊恐執政以維觸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於臣如父之於子有過則

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召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觧也陛下嗣位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羣臣昔仁宗平生無怒唯是唐介彈文彦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别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為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被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為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天下必皆伏陛下之至公此深

為聖德之美取進止

二

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臣竊見頌博聞彊識白首好學至於詳練國朝典故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為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為姦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台令修書眷遇保

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於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左右宜得彈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竊慮頌别有陳請伏望聖慈且留之經筵取進止

三

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内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毁葢以剛正

疾惡力排姦邪尤爲王安石吕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錯枉别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况軾在經筵進讀最爲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爲才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取進止

四

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皇帝實録臣棨實録尚書工部侍郎趙良規傳云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卧起隨之昔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古之選臣先取其孝蓋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人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導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為人溫良恭敬動有規矩

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慎静端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於此選擇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

臣今月七日準入內供奉官李偁傳聖旨今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錄進臣今寫錄進呈二月八日侍講臣范某劄子

傳宣進講義劄子

臣等準入內押班梁惟簡傳宣今後邇英閣說過所引證口義令次日別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二月八日臣司馬某臣吳某臣范某劄子

乞疎決劄子 二月十三日

臣伏見陛下以久旱疎決在京及三京繫囚聖心焦勞欽恤庶獄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然今溥天不雨旱災甚廣恐刑獄冤滯以傷和氣者不止於四京臣

伏願陛下因推惠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疎理決遣仍先徧行指揮疾速結絕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冤枉使朝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大異取進止

貼黃乞留中特出聖意指揮

又祖宗時遣決獄或詔逐路監司疎決其例不一

欲乞參酌

論支錢和雇修河人夫狀三月六日

中書録黄尚書省送到元豐庫狀准勅三月二日同奉聖旨特支賜元豐庫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令都水監相度分劈與南北丞地分并深州及應係將來取旨緊急須合預先興功去處功後仍不得令州縣科差尚書省看詳元豐庫既無河北路起發上京錢物即難以兑那三省同奉聖旨於河北東西路提刑司封椿舊法坊場免役内特就便支給錢二十萬貫餘依已降指揮所有令元豐庫

支錢指揮更不施行者

右臣伏詳二月六日所降聖旨權罷修河放罷人夫衆論皆謂東流故道夫役當罷其北流河水見行地分則當修葺固護以備夏秋水患實不可罷陛下良惻百姓不欲科差所以今月二日續降聖旨支賜封樁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自降此指揮外議皆謂南北丞地分并深州合興功役外所有應係將來取旨緊急預先興工去處即是李偉所領東流故道回河之後緣二月六日

聖旨内有候今秋取旨之文所以三月二日聖旨又帶下將來取旨去處功役陛下以久旱欲息民勞北流興役益不得已而修河權罷未一月東流功役復興竊恐枉費國財重為無益河北百姓見此次第依前惶惶伏望聖慈於今來支提刑司封樁錢指揮内除先降聖旨應係將來取旨緊急須合預先興功去處功役一節更不施行外餘依已降指揮以協中外之心臣已封還李偉請給等録黄乞罷李偉差遣所有今來録黄亦未敢

行下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乞優恤蔡延慶家劄子

臣等伏見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延慶被遇先朝徧歷華近出守方面入典京畿宣力中外實著聲迹先出繼伯父故叅知政事齊既而歸宗盡推財産以與齊子贍給族人無所吝惜身歿之日家計索然今將歸葬潁昌府陽翟縣聚族衆多並無居止伏望聖慈特依近例優賜賻贈及下潁昌府應副葬事并差蔡河

人船津送靈柩家屬并乞領潁昌府差人到出陸處津般至陽翟縣仍許借本縣官屋居住免致孤遺失所以稱朝廷禮待侍從仁恤存歿之意取進止

乞車駕所過不毀民屋劄子四月十二日

臣伏見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遇亡歿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毀民屋自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八臣所居近在闕門雖有臨奠更不經歷街巷昨來曹佾之喪二聖臨幸有司毀拆屋舍太過居

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葢屋毀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他處猶被煩擾恐非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歿已在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毀拆更多臣愚欲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庶使聖駕所過小民知恩

取進止

乞車駕不出劄子

臣等今日入侍經筵伏見皇帝陛下氣體清羸猶未復

舊適聞來日車駕欲出臨奠孫固縁固家見居石頭巷往來甚遠又方盛暑竊恐聖躬初就康復正當保護未宜衝冒昔唐太宗欲出臨高士廉之喪長孫無忌伏馬前流涕切諫太宗乃還并檢天聖故事宰臣張知白參知政事魯宗道薨殁兩宮亦不並出臨奠伏望聖慈更與執政大臣詳酌特罷臨幸取進止四月十三日侍講臣司馬康臣范祖禹侍讀臣趙彦若劄子

貼黄臣等三人今在實録院更不及與范百禄吴

安詩同共聞奏

邇英留對劄子五月

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曆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諫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史以自戒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寫三朝事跡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如目覩之二圖皆嘗頒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陛下以永

日觀書之暇間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唯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取進止

乞復降詔恤刑狀 六月四日

右臣近準中書省録黄節文尚書省檢準元祐勑諸獄暑月五日一次湯刷枷杻其罪人以時沐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刑部徧下諸路開封府界今後每歲暑月依上條施行者臣檢會祖宗舊制每歲冬夏降詔恤

刑自太宗皇帝雍熙三年以來累聖遵行未之改至熙寧三年編修中書條例所奏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每歲於四月十月檢舉牒逐州長吏訖奏臣竊惟祖宗欽恤庶獄特從朝廷降詔蓋當盛暑大冬之月使普天之下至於海隅犴牢囹圄之中皆知聖主深居九重而憫念及之此所以為仁恩也今令刑部徧下諸路雖重於提刑司檢舉然州縣奉承宣布及書之史册猶未若恤刑之詔臣竊惜之欲乞依祖宗舊制令學士院每歲冬夏

降詔仍自今年十月為始以副陛下仁恤刑獄之意

編孟子節解劄子

臣等準入内供奉官徐湜傳宣奉聖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作一十四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六月八日臣司馬康假臣吴安詩臣范祖禹臣趙彦若臣范百禄劄子

乞免館伴狀六月十八日

右臣今月十八日閤門告報已降勅命大遼國賀坤成

節人使到闕差臣充在京館伴使者伏念臣久苦脾胃之疾經年不愈造朝供職雖粗可勉强竊恐應對使客以病闕事伏望聖慈矜允特賜改差所有勑命臣不敢祗受依奏

乞司馬康給俸劄子

臣等竊見著作佐郎兼侍講新除左司諫司馬康自今月一日以疾請假尋蒙恩旨給寬假將理準條便合停俸康素清貧加以久病用醫纔住請受已見不易伏望

聖慈矜恤特降指揮下有司令依熙寧中常秩例特自停給月日依舊支給庶使其家不至窘乏以稱陛下遇康之意取進止六月二十一日侍讀臣范百禄臣趙彦若侍講臣范祖禹臣吳安詩劄子尋有旨給俸

舉張咸賢良劄子七月二十二日

臣伏見前陵井監仁壽縣令張咸素有履行富於文學元祐三年有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蒙名試秘閣以不中第復歸本任臣竊惟朝廷復方正之舉

欲求絶異之才若稍誘進則士知嚮慕或自前舉報罷益强於學令官滿赴闕欲就再試而兩制以上所舉人已足遠方孤進無由自達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與免奏舉許令就試庶使寒畯之士不至遺滯取進止

舉學官劄子

臣伏見朝廷分置學官以教養天下之才近歲增廣員數師儒之任尤難其選寒遠之士無因自進乃如臣輩所當稱舉以待上用也臣竊見左宣德郎劉渙瀛州防

禦推官知峽州夷陵縣事李傳新授滄州南皮縣令張景仁皆詞學優長履行修飭為士人所推重並堪充太學博士正錄及諸州教授伏望朝廷更賜考察選用以助長育人才取進止

乞優恤司馬康家劄子九月七日經筵同入

臣等伏見直集賢院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司馬康操履端方學問深遠士大夫共推其賢以為能繼其父陛下采於人望置在經筵所補實多近擢諫職未克就命

不幸疾病遽至亡歿唯有一子承奉郎植纔十三歲二女幼稚家世清貧一旦遭喪已聞宸之伏望聖慈特優賜賻贈以恤忠賢之後仍乞多差廂軍兵士津送本家一行并差汴河坐船及兵梢載送行李等並至西京候有葬期乞下合屬去處應副取進止

乞照管司馬家并留使臣劄子二十五日經筵同入並依奏

臣等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薨十月降聖旨勘會司馬康將來在陝州夏縣墳所仰河南府常與照管本

家骨肉及園宅等至十一月又降聖旨司馬光置到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司馬康常切照管不得破動令司馬康身亡子植纔十三歲本家往陜州夏縣營葬却歸西京居住先有三班借職温景純係司馬康居父喪日奏留本宅管勾理監當資任合至元祐六年十月任滿緣康妻子孤幼令來居喪營葬更不比康存日欲乞特再降聖旨下河南府令常與照管本家骨肉及園宅等并再降指揮所有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本家常

切照管不得破動及乞候温景純滿日特再差管勾一次與理監當資任仍乞下西京帖付温景純照會遵守

昔唐憲宗時魏徵子孫典宅於人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請贖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太宗嘗輟殿材為魏徵起堂今其子孫貧乏自可官中為之收贖不宜令師道掠美憲宗深然之然則褒恤名臣之後貴其施之於上也今司馬光父子忠賢百姓追思不忘而妻子孫幼已蒙聖恩優恤備至其第宅及賜書本家必當保守

更乞降一指揮并留一使臣再任則其家始終受賜皆出朝廷伏望聖慈特賜矜察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 十月二十八日

臣近於邇英閣面奏乞候講尚書畢録無逸全篇講義上進以備聖學温尋臣等今編寫成一冊謹具進呈

乞看詳陳祥道禮書劄子 十一月二日得旨送兩制看詳

臣竊以國家之用典禮為急典禮之學制度尤難太祖皇帝時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考正禮圖采

唐張鎰等舊圖凡六本撰成三禮圖二十卷奏之太祖
下詔嘉奬令太子詹事尹拙等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
議又下工部尚書竇儀裁定其三禮圖畫於國子監講
堂臣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禮學二十餘年近世
儒者未見其比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詳究先儒義説比
之聶崇義圖尤為精審該洽昨臣僚上言乞朝廷給紙
札差書吏畫工付祥道録進今聞已奏御降付三省臣
愚欲乞送學士院及兩制或經筵看詳如可施行即乞

付太常寺與聶崇義思相參行用必有補朝廷制作取

進止

薦曾孝純劄子

臣伏見奏議郎曾孝純故太傅公亮之子節操履行皆

人所難好學修身深自藏晦年十七歲為殿中丞今三

十七歲出官以來並不磨勘熙寧中鏁廳應舉得解省

試下第及公亮薨先帝特賜孝純同進士出身孝純以

父存日曾許奏一族人而未及奏堅辭出身乞迴授族

人一官以成父志先帝許之自元豐元年丁父憂服除即乞尋醫至七年先帝特除太常丞以不叅吏部又不就命臣竊以孝純恬尚之節雖在巖穴之士寒逺之臣猶當旌顯以厲風俗而况三公之後勲臣之世豈可有滯才而不用乎伏望聖慈特加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朝廷必有得人之美臣忝備侍從不敢不言乞賜詳察取進止

范太史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太史集卷二十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秦朕登

范太史集卷二十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論立后上太皇太后疏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係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

後世為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黄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黄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於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於塗山是生夏啟天下歸之子孫享

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於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

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於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於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益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

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徳馬后唐太宗文徳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徳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歴世皆有聖后内徳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

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
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監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
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宫
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
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
大臣議欲立髙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
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
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

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
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
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内外和順國家
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
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
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
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
親捨敬是遺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

與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益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禮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

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顧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准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葢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

至於鄙惡之禮或雜苗獠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絶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愽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吕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册曰宗公鼎臣誦言於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

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能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

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禆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内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封還觧鹽專置使狀 六年七月十三日

準中書省録黄尚書省送到白劄子勘會陜西制置觧鹽司元專設官總領後來方令轉運使一員兼管是致職務不專有害鈔法契勘茶事司河北

糴便司已罷轉運司兼領七月八日得畫三省同

奉聖旨依舊差官專充制置觧鹽使更不令轉運

使副兼領者

右臣伏見仁宗慶歷中以范宗傑為制置觧鹽使行禁

榷法公私大受其弊於是范祥請變鹽法至八年乃以

祥為陜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觧鹽事盡革宗傑之弊課

入亦增祥初建議當時論者爭以為非而韓琦包拯等

皆以祥法為便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陜西轉

運使及李三代祥官課遂損嘉祐中張方平包拯請復用祥祥之鹽法至今稱之及祥卒薛向繼其後祥與向皆號為能言利豊財之臣然皆以提轉兼領祥之再使雖嘗專領後卒歸之轉運司由此觀之鹽事修舉在於得人不在置使也今誠得如祥向者而主之亦何必專若不得人雖專無益自仁宗嘉祐以來不置此使已數十年今一旦復之設官置吏別為一司公私先有勞費權輕則不足以動州縣重則是又增一監司州縣承禀

不無煩擾又提轉之外別置使者以主財利無不好相侵奪各求自便此人情之常也神宗熙寧中留意馬政置監牧使數年而罷又置提舉常平司官陛下即位而罷蓋監司之外又置使則為冗長事理不安故不能久且治道貴於簡便綱領尤不欲衆多也東南海鹽不為不多然提刑司亦兼鹽事觧池鹽在陜西轉運司止一事爾若須置使則東南鹽亦當設官矣若每事專設官則轉運司遂無所用尚何以主錢穀為職哉茶事司本

起於李杞劉佐陸師閔之徒征利而為之議者皆以為非朝廷以熈河邊用不得已而存之此不足為法也夫鮮鹽利害非臣所知止以祖宗之舊及事理言之恐不必專設官今陜西有都轉運使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皆可以隨資序用人若選擇知鹽事者一人為監司使之兼領亦豈敢不舉職若任轉運司於鈔法有害則提刑司兼領亦范祥故事理增監司一員猶愈於別置使之煩也古者利不百不變常朝廷方欲省官惜費茍

無大利害則不若且如其故便臣愚竊謂作事謀始所宜慎重故未敢行下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酌所有録黄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狀二十四日

準中書省録黄臣僚上言竊聞浙西州軍近以災傷朝廷選差轉運副使岑象求運判楊瓌寶仍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俾救其患州縣自亦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行將少蘇矣細民習為驕

虚以少為多其弊已久欲乞明詔本路監司并州縣詳具災傷貧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徐考其虚實而懲責其尤甚者候敕旨又臣僚上言訪聞兩浙水災惟蘇湖秀三州為甚外常杭二郡絶為輕小其三州之地亦有高下不等今傳言者或謂水災至大無可種之田或謂高田無水下田水退有可種之處以謂本因風駕海水江湖壅遏加之雨多遂有漲涌之患風退水落此患自弭可

以種作人言與同如此誠不可以不察乞下本路鈐轄轉運提刑及蘇湖等五州令各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指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即乞重行降黜兼朝廷近日别遣使者支撥斛㪷一百萬見錢度牒約計二十萬貫不為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穫則向去乏食賑濟之期甚為長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

體措置凡此皆繫官吏能否而一有失當其害非輕乞令賑濟官司凡措置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候勅旨七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奏者

右臣謹案唐代宗大歷中霜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案實損三千餘頃帝嘆息久之曰縣令

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爲
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
帝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流俗
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即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
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
茍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中南
方旱饑遣使賑卹將行帝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疋皆
籍其數唯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比意七年又

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案致於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其救災唯恐人惜費又恐不及於事陸贄李絳賢

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今國家建都於汴實就漕挽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贍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可不思其所從來今陛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有倒垂之急如嬰兒之絶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訴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為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臣竊詳臣僚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

粥救饑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饑困已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為少蘇又言細民習為驕虛以少為多其弊已久臣竊謂常年小有旱澇披訴災傷僥倖之民或容有此今浙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迫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為驕虛而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竊謂朝廷以侍從之臣為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

未及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司之言又戒約監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為上下觀望各求茍免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之小者正當濶畧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僚言人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湖等五州各令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有無漂蕩廬舍溺死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

干並令指實申奏不得相關稍涉謬妄乞重行降黜臣伏見近日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湖泛溢蘇湖秀等州城市並遭水浸田不布種廬舍漂蕩民棄田賣牛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須遣人抄劄廬舍人口田土數目饑荒之際此等行遣必為煩擾一事不實即憂及罰闔境皆死未必獲罪如此則賑濟却為閑慢百姓愈無救矣又言近日別遣使者支撥斛斗

百萬見錢度牒約二十萬不為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穫則向去賑濟之期甚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一有失當其害非輕今所差去官與時㮣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期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在彼自當任責當且委以措置不須約束免有疑惑觀望臣竊以今水潦方降秋田殊未有望審如臣僚所言今秋無穫本路必更奏請朝廷亦當接續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為多況斛斗止令出糶官不損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唯

廣惠倉許賑濟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放税及五分處仍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浙西鈐轄司近方奏乞不限石斗尚未降朝旨又奏夏田原未放税以此觀之官司守法止有賑救不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僚又言乞令賑濟官司措置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急未便可以救止臣伏見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辭日英宗宣諭陳州累年災傷卿到彼

悉心賑撫臣鎮至州方值春種即發常平倉貸民種粮提刑司奏劾官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郎官一人御藥院内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為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申奏比及得報即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為害臣伏覩浙西鈐轄轉運司前後申奏累

年災傷今歲大水以至結罪保明奏乞斛斗度牒又云父老言四十年無此水災近奏蘇州饑民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饑疫更甚於熙寧時又湖州奏貧人入城死者相繼遺棄男女官為收養據此則災傷輕重亦可知矣今詳臣僚所言大意唯以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災傷不至如所奏故欲考察虛實懲責謬妄然臣之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斛百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今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即降

此指揮約束百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將來乏食日遠復何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況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發運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不欲多費故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司惜物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於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以取不辦之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為方略存活人命寬其約束責以成效庶幾餘民早獲

安堵唯是給散無法枉耗官廪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豪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遥為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揜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案劾未為晚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牽制撓亂其所為耳伏望聖慈以遠方生靈性命為念無以官司賑濟過甚為憂其臣僚所言伏乞更不施行所有録黄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范太史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二十一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再封還解鹽置使狀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準中書省劄差官專充制置解鹽使錄黃三省同

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行下者

右臣竊以置官不如議法議法不如擇人法者人之所為也官者法之所行也故事之利害擇人為先苟不得

人雖有良法亦無所施或反為害雖改置官司無益也仁宗時范祥獻鹽法慶歷四年遣祥與陜西轉運使議其事至八年乃以祥為提點刑獄使推行之言者爭以為不便皇祐二年遣包拯往視之還言便三年又名祥與三司官議乃擢祥轉運使至和中罷至嘉祐三年張方平包拯請復用祥乃以為制置使自初獻議至此十五年方委以總領其慎重如此之至也葢祥有已試之效故不使兼他職以盡其能此乃先得其人而設官也

自祥卒後皆轉運使副燕之熙寧二年以鮮鹽判官李師錫為轉運判官自此不除鮮鹽判官以永興軍通判燕之今朝廷以轉運司職務不專有害鈔法故欲專置使臣不知鈔法有害是人壞之邪是法壞邪若人壞之也則當懲治其人其人不可別擇任人而已若法壞也則當講求范祥之法修復之而已臣謹案國史祥之鹽法後人不能易小有增損人輒不便令不考究其法而改置官司官司雖改而法弊猶存則與不改何異若去

其法弊而又得人則雖在轉運司亦可也若轉運司侵奪鹽利則重其法禁誰敢違之豈必改易官司哉祖宗時或以提轉兼領或專置使或置判官皆有故事但自嘉祐八年以後不專置使今一旦復之先有勞費故不可不慎重臣竊觀前世承平治道無不簡易而清靜唯是唐明皇天寶亂政廣置使名利出百孔朝廷近年增置官司稍多亦不久而罷今若增監司一員以主之猶愈於別置使之煩臣前奏已言之矣閔子騫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貴其言蓋為治者不尚煩也諸葛亮偏霸之相猶出教曰事有不至至於十返來相啓告今兹之舉臣之愚見竊謂未安伏望聖慈更賜詳酌謹再具封還伏候勅旨

貼黄檢會李師錫以前不見曾除判官蓋判官亦不常置

貼黄竊謂觧鹽一司事務必不多故祖宗朝置使時少不置時多自轉運司兼領已數十年不聞闕

事今別置一使則事權不可輕小必與提轉畧均乃可以統攝州縣所主者止是鮮鹽一事鈔法利害又未必繫此故臣以為先有勞費

封還納后儀制狀 八月四日

準中書省録黄三省樞密院奏臣僚議到納后六禮文字令同共看詳擬定逐項合行儀制

五禮命使

今欲以都亭驛權為皇后行第

發册命使

其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殿

奉迎命使

皇帝臨軒與册禮使副同日遣皇后入内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

右臣竊以都亭驛常為遼使館舍今納皇后以母天下而先居之於遼使之館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為正始之道也臣愚欲乞詳酌以舊尚書省權為行第又發册奉

迎命使及皇后入内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臣謹案古昏禮用冕服無他服之文通天冠絳紗袍本以代古皮弁之服唐開元禮國朝開寶通禮亦皆服袞冕今發册與奉迎同日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繼先聖之後其可以不致隆乎伏請皇帝臨軒發册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内並服袞冕以重大昏之禮伏望聖慈更下三省樞密院參酌庶於國體為便合於先王經禮之意所有録黄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貼黃議者或謂昨來發太皇太后册寶止服通天
冠絳紗袍今納皇后服冕有踰尊之嫌臣謹案冕
服祭服也弁服齋服也故南郊致齋服通天冠絳
紗袍祭之日乃服袞冕冕服所以交神非所以事
親也昏禮將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有鬼神陰
陽之義故服祭服與事親之禮不同即無踰尊之
嫌臣與鄧溫伯等議狀已備論之今服通天冠絳
紗袍於禮無所據臣竊惜聖朝講明一代大典而

於先王之禮無據則未足為法也伏乞更賜詳酌

乞進帝學劄子十四日

臣以史職侍經筵嘗采集前世帝王學問及記國朝祖宗講讀故事為書八卷名曰帝學可以上助睿覽今已繕寫畢伏望聖慈許令進入取進止

進帝學劄子

臣先奏撰成帝學一書今奉御寶批進入其書八卷共八册為一幞謹具上進

申門下省乞罷瀘州置梓夔路鈐轄司狀十八日

准樞密院録白皇城使果州刺史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司兼知瀘州張克明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再任已過滿近差下王克平未曾赴任左藏庫使成都府利州路鈐轄王惟純八月十四日奉聖旨就差王惟純充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安撫司公事兼知瀘州替張克明過滿闕右某檢會梓夔路鈐轄元置在遂州元豐中因蠻賊乞

弟作過用兵討捕初移鈐轄司於資州又移於瀘州皆取一時應副近便即非經久之制後來蠻事寧息因仍至今不改伏詳祖宗時置鈐轄司於遂州本以形勢控制兩川非專為戎瀘邊事而梓夔路鈐轄司轉運使亦得通管與成都府利州路鈐轄不同自瀘州置鈐轄司以來以兩路兵權付一武臣沿邊支郡反節制數十州末大本小邊州偏重事理不順且以西北言之如高陽之雄州定州之安肅軍渭州之鎮戎軍慶州之環州皆

帥府在内邉州在外今瀘州於東川路若比雄州安肅
鎮戎環州亦須隷屬帥府豈可令一武臣專制更無同
領之人況戎瀘邉事至小豈得與西北同日而語哉并
檢會元祐元年十一月因臣僚上言乞依舊移鈐轄司
在遂州朝廷下梓夔路鈐轄司與梓州路轉運等司同
相度轉運提刑司尋具相度梓夔路鈐轄司依舊移歸
遂州委是經久利便樞密院奉聖旨令鈐轄司且依舊
在瀘州更候三五年邉事一向定貼奏取指揮自降聖

旨將及六年更無邊事已是一向定貼今因張克明交替欲乞檢會前降指揮其新差官更不令帶梓夔路鈐轄如瀘州須留兵屯守止存留沿邊安撫一司其梓夔路鈐轄依舊移歸遂州措置事件並依祖宗時故事所貴西南久遠安便謹具申門下省伏乞詳酌施行伏候指揮

乞復邇英閣記注劄子 二十一日經筵官同入

臣等伏見景祐三年因崇政殿說書賈昌朝奏請詔修

邇英延義二閣記注今陛下嚮學稽古間日一御經筵雖史官在前言動必記然講讀之事未有專一纂録臣等欲乞復修邇英閣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取進止

奏乞罷瀘州梓夔路鈐轄司狀二十六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録白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司兼知瀘州張克明再任過滿奉聖旨就差成都府利州路鈐轄王惟純替張克明臣檢會梓夔路鈐轄原置在遂州元豐中因蠻賊作過用兵討捕初移鈐轄司

於資州又移於瀘州後來邊事寧息當却移歸遂州并檢會元祐元年十一月先降聖旨更候三五年邊事一向定貼奏取指揮今已六年合檢舉取旨遂具狀申門下省乞詳酌施行并録白送樞密院續准樞密院批所差王惟純等已得聖旨所有移瀘州鈐轄司歸遂州見别具契勘施行臣伏見河北陝西唯是安撫經畧司專委帥臣至於馬步軍都總管即有副總管成都府利州兩路鈐轄亦有兩鈐轄為之副貳今梓夔路鈐轄及沿

邊安撫兩司專委一武臣既不隸屬帥府又無別官同領當用兵之際或有從權於無事之時則為偏重伏詳祖宗朝置鈐轄司於遂州蓋以西南遠方外接蠻夷內則戍兵客土相雜或姦人窺伺大盜竊發淳化咸平中益嘗如此是故兩川各置兵馬鈐轄司鎮守互相牽制夷事緩急照應遠近適中并檢會梓夔路鈐轄司舊制揀選蠻馬編配罪人並與轉運司同管勾唯是戎瀘夷事則引用皇祐四年樞密院劄子令轉運司相度事牒

赴鈐轄將兵討除外應干軍馬事件鈐轄司一面行遣措置至熙寧七年察訪熊本奏請應干戎瀘夷事並要梓州路轉運司梓夔鈐轄司同管勾竊詳先朝制置梓夔路鈐轄與成都府利州路不同東川既非帥府而鈐轄須在遂州故稍輕其權任主者不一令以瀘州節制兩路以一武臣專領兩司諸路邊州未有此比況瀘南蠻賊作過本因羅苟夷爭不償骨價事至細微都監王宣恥不預打誓遂出兵與乞弟接戰邀功以至敗沒朝

廷用兵誅討兩川為之騷然自林廣蕩平巢穴諸夷畏懾一向安貼梓夔鈐轄理當復舊欲乞檢會元祐元年十一月先降聖旨早行措置所有轉運司通管或依皇祐舊法或從熙寧近制乞朝廷更賜詳酌其瀘州止存留沿邊安撫一司梓州路轉運司官須常置使副一員遂州知州選差及任滿升擢並如祖宗朝故事所貴兵權不輕付與西南久遠安便乞下三省樞密院并檢會前後臣僚所奏及臣前狀施行謹錄奏聞

貼黄臣竊聞瀘州自置鈐轄司以來官員使臣酬
獎供給例加優厚武臣知州素無綱紀是以彼州
官吏唯恐鈐轄司復歸遂州檢會元祐元年朝廷
已下梓䕫路鈐轄司與梓州路轉運司同相度轉
運提刑司尋具相度鈐轄司依舊移歸遂州委是
經久利便臣竊謂事理明白無疑欲乞更不再下
本路相度只從朝廷措置若瀘州存留沿邊安撫
一司令隷屬鈐轄司又不减戍兵亦足以防遏夷

冠不為無備

封還差道士陳景元校道書事狀閏八月八日

準中書省錄黄節文秘書監王欽臣等乞差真靖太師陳景元校黄本道書每月支錢五貫文三省同奉聖旨令秘書省具道書目錄付陳景元據目錄於道藏取索先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餘依所申者

右臣竊惟祖宗置三館秘閣以待天下賢材公卿侍從

皆由此出不專為聚書設校理校勘之職亦非專為校書也六經之書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至於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無所不有本非有益於治道也嘉祐中增置編校之官繕寫黄本自此書籍益廣充牣四館杇蠹相仍居其中者固未能周覽而徧校也今又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臣愚竊所未諭議者必曰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

李柱國校方技今使道士校道書亦其比也臣竊以為不然漢之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流布天下所在皆有也劉向總校羣書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了故又用任宏等三人然兵書數術方技皆為有用非異端之學也任宏等亦非異教之人也今館閣羣聚天下賢才宜有殫見洽聞之士博極羣書乃使陳景元先取道藏之書校定成本供秘書省委本省官對校皆取正於景元不亦輕朝廷之

體蓋當世之士乎又道書除老子莊列已立於學宫其餘多虚誕不經儒者所不道天下名山宫觀自有道藏館閣所藏唯備數可矣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崇長異學也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武帝感其言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説街談巷語道聽塗説之所造者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

各委本色皆可用此為例豈祖宗設館閣之意哉夫聖王作事必防其微命出於上不可不慎昔熙寧中王韶開拓熙河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韶誘說木征時人號為安撫大師今館職之外已置校黃本官又於黃本之外有校書道士天下之人必謂之編校大師事雖至微實損國體其秘書省所請乞更不施行謹具封還伏

候勅旨

論宋用臣叙官狀

準中書省録黄三省同奉聖旨宋用臣叙遥郡刺史者

右臣竊以宋用臣變亂溝洫開掘縱横欺罔朝廷錐刀聚歛凡所建置莫非害民大興土木無時休息又以饋遺交通執政陛下嗣位纔及旬月用臣所領一切停罷京城之人無不懽呼鼓舞用臣所用縣官財物有司終不能詰其多少之數隱盜出没皆不可知此乃國之大賊民之大蠹所宜流竄遐荒以謝萬姓陛下初政止用

寛典特從降黜已移宫觀使之安便今叙復遥郡刺史則團練防禦使將來皆以歳月次第還之何以懲戒姦宄之人伏望聖慈原其罪惡情理難恕永不收叙所有録黄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貼黄臣謹案唐徳宗之末用宗室嗣道王李實為京兆尹聚斂刻剥順宗即位不踰月貶通州長史市人争懐瓦礫欲撃之後以赦令内移死於虢州不聞復官今用臣何人貶黜數年復領遥郡恐失

中外所望

舉監察御史狀二十七日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給事中舉監察御史貳員聞奏者

右臣等伏見秘書省校書郎楊國寶京西路轉運判官朱勃皆有文學履行操守堅正今保舉各堪充監察御史任使若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

薦章元弼劄子十月

臣伏見前虢州知録事參軍章元弼學問該洽詞章富贍自元祐三年舉賢良方正名試以丁憂不赴昨蒙特名又以病不克試為人清苦專意於學伏望聖慈特除元弼太學或諸州教授一官不唯表率士人亦使元弼因得為學成就其才以待任使取進止

范太史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范太史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秦聯登

范太史集卷二十二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進幸學故事劄子元祐六年十月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製文宣王兗國公二贊四年四月又幸國子監太宗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命學官李覺講易泰卦淳化五年十一

月幸國子監名直講孫奭講尚書說命三篇真宗咸平二年七月幸國學謁先師及覽三禮圖名直講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廟内外設黄麾仗帝服鞾袍行酌獻之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拜又幸孔林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下詔追謚夫子曰元聖文宣王先是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

帝號遂止增美名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名從臣升講堂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已而觀七十二賢讃述閲三禮圖因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慶厯四年五月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右謹進呈

乞改正先聖冠服劄子

臣伏見禮部員外郎楊傑上言唐開元中追謚先聖為文宣王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今乞用唐故事衣

以衮冕之服臣竊惟祖宗褒崇先聖比之前代禮意加隆而冕服未用王者之制此蓋有司之誤誠為闕典陛下欽明稽古聖德日躋臣愚欲乞因駕幸太學酌獻之日親覩先聖服章特降聖旨命有司改正用三代王者之禮以彰陛下尊師重道崇儒之意此乃一朝之盛典聖學之美事也取進止

轉對條上四事狀十一月三十日

準御史臺牒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輪當轉對奏事

臣有管見謹具如後

一臣伏以自祖宗肇造區夏剗削藩鎮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州三百州置守皆得専達於朝廷有縣一千二百縣置令皆命於天子其始也收鄉長鎮将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於朝廷監司者古州牧連帥之職也郡守者古公侯之國也縣令者古子男附庸之君也自古封

建則有强逼之患郡縣則無蕃屏之衛漢法古建
侯王終有七國之變郡守權重得專生殺唐世自
方鎮至縣令皆有專殺之威不請於朝廷唯本朝
之法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罰金以上皆出於天子藩方
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里之地十萬之師單車
之使尺紙之詔朝召而夕至則為匹夫是以百三
十餘年海内晏然謀閉而不興寇竊亂賊而不作

舟車所至海隅出日無異近地不唯祖宗仁恩德澤深結於民亦由制置郡縣最得其道前此所未有也夫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郡縣令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其可以不擇人乎夫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監司所以代天子廵狩黜陟功罪進退能否內集財賦外衛封疆者也若不得人則一路可知矣朝廷比年命中外兩制舉

監司又出省郎為之亦有意於慎選矣然監司有善未嘗知也有不善亦未嘗問也夫人之情能者不見異而不能者亦見容則自中人以下幾何而不惰是以議者多言監司職事不舉夫天下之吏患在不奉法令而觀望朝廷之意朝廷之意寛則吏治苟簡遂至於怠朝廷之意急則吏治慘刻遂至於苛夫觀望上下以為寛猛者是未得人也賢人君子豈有觀望而為政者哉祖宗以來有考課

監司之法神宗時猶行黜陟近歲廢而不舉臣望陛下詔大臣舉行考課之法專考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凡有奏請及功罪皆書之參之以衆言驗之以行事歲終則較其優劣簡其能者亦簡其不能者而廢置之舉天下十八路監司不過數十人欲皆知之亦無難矣夫選天下郡守此大臣之職也古者天子親之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怨嘆息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者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兹為盛稱中興焉光武廣求民瘼觀納風謠吏多得人百姓寛息建武永平之治後世莫及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嘗書其名於屏風得其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是以貞觀之治幾於三代明皇開元之初欲重

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十二年以山東旱
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
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又勅京官五品以上
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
為舉者賞罰是以郡縣多得良吏其治幾於貞觀
國朝太宗皇帝嘗語宰相曰朕擇循吏俟選及三
百人則天下何憂不理臨御以來郡縣未理由擇
人之未當也太宗又嘗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

人分為諸道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審官院上新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二十餘人御前印紙歴子太宗親書以賜之其畧曰惠愛臨民奉法除姦因謂知院錢若水曰所賜戒諭有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可諭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耳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蓋為官擇人以安百姓也神宗嘗謂執政曰朕思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深

可痛心自太祖至神宗未嘗不留意親擇郡守今
二聖垂拱悉以政事付之大臣然則今日擇郡守
乃大臣之職也自京朝官以上功罪善惡無若吏
部知之為詳臣愚欲乞先委吏部尚書取當為知
州者具其功過舉主而擇其可任者保明之以上
三省三省名而審察之凡當名者使之言二事以
上如轉對法或前任利害或朝政闕失不唯可以
觀其才識亦因以廣言路通下情昔堯之試舜亦

詢事考言舜之用人亦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欲知其人不過以言與事二者而已若其言可厎行及有功狀與其舉主多名人則可用無疑矣其不及者以次差之其否者與京府或藩郡通判其罷癃不能任職者與宮觀有罪者自依舊法降監當既定其等然後使御史臺糾其不當者到官則委監司考其課每及一年則以優劣聞而行黜陟焉如此則能者必出不能者必漸退雖未盡善得人

必多矣夫有監司則有郡守有郡守則有縣令未有監司郡守得人而縣令可以容貪虐昏闇之人也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擇監司與郡守監司郡守當擇縣令宰相察監司而已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朝廷據其所察而行賞罰此豈難哉夫有考課而無黜陟與不考同今吏部雖以上中下為等文具而已非有賞罰使人勸沮也臣伏望陛下明諭大臣使慎擇監司而專考之又使大臣代陛

下擇郡守其監司郡守考課必行賞罰使監司郡守專察縣令庶使天下官吏漸多得人然後可以言治矣

一臣伏見近制舉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須通判資序實歷任一年以上人充臣嘗受詔與兩制同舉會議終日無一資序相當可充選者間有一人應格又衆論未以為允雖由舉者審知人才不廣實亦拘礙資格所以尤難得人緣資格之設本以向

者多不拘資序或特除選人故立此法矯枉過正

臣愚欲乞參酌前後條制裁處其中應舉監察御

史取第二任知縣以上殿中侍御史取初任通判

以上更不限實歷一年其寄禄官並以奉議郎以

上所貴資序稍寛易得應格無收衆才益廣言路

亦經久之通法也

一臣竊見朝廷常患將帥之才難得其人仁宗時每

遣臣關或自禁近除授試之藩閫然後大用外任

則都轉運使待制雜學士可用者常數人選擇而使之未嘗言之豈人才獨多於今由朝廷養之有素也將帥之選多出於監司初為監司者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最深績效尤著者乃擢任陝西河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為三司副使其未可輟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除待制出為都轉運使夫自初為監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勞已深經歷已多

緣邊山川道路甲兵錢穀皆所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備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強朝廷以其經歷亦倚仗而不憂夫人雖有聦明絶人之才若未嘗目覩終不如親歷者所得之多也自王安石用資淺之人為監司使之推行新法其奉法稍寛者則以為不才往往廢斥其苛急聚斂為士民所共疾者乃得在職或不次進擢是故才與不才兩皆廢壞而資序一切不用二聖臨御以來深懲監司刻薄

多以罪黜其任用者又未嘗以遠近爲之資序每

邊帥有闕則不知可用者爲誰由朝廷養之無素

也臣愚欲乞復祖宗時用監司之法先自遠路漸

擢至京東西淮南然後選其能者任三路及成都

試之户部司農太府或左右司郎官然後出爲都

轉運使邊臣有闕於此選授則可用之才必多矣

今監司除授無法或初除即與近路及三路自三

路却遷之遠地則人情巳不樂在三路者或久而

不遷其才能資望又不足以備邊帥之任此所以人常乏也今若復祖宗三路之法以任轉運使其提點刑獄轉運判官亦擇才能者與諸路更互為之使往來出入於三路者常多則知邊事者必衆矣

一臣聞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

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臣始讀書嘗疑之以為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

旅野宿焉臣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近效也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為相孔子猶勸之不欲所以止盜而況天子之為天下乎季康子魯之執政猶不可以言教當欲善而已而況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用重法以止盜者莫如五代之漢漢高祖即位之年患四方盜賊衆多制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捕宰相蘇逢吉草詔意云應賊盜其本家并

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其法可謂重矣然盜賊不為衰止漢室不四年而亡夫唐太宗之政如彼漢髙祖之法如此有天下者當以盛唐為法乎當以季漢為法乎至周太祖時竊盜贓滿三匹者猶棄市太祖皇帝代虐以寛稍輕盜法累聖仁厚哀矜庶獄遞加減貸故竊盜遂無死

刑然今編敕所定盜贓猶重於律三倍葢承五代刑罰世重䘮之極輕猶至於此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熙寧四年中書檢正官奏請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等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兖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法其後又有他州奏請乞比東明等處行重法者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猶視此州縣如蠻

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為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為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敦樸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則自不為盜有邪僻之民然後從之以刑豈

有不治其本而專禁其末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也若以重法為權時之宜行之數年而盜少於前固當除之復用中典若盜益多於前則是重法不足止盜甚明其可除去無疑也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彊健之吏被此選者奉法除盜視民如讎一切以擊斷為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為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為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舉吏則不可

瘵民多奸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為平法庶可以變惡俗為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姦其刑亦不輕矣若行重法不已盜賊益多臣將見此數十州之民無樂生之心一有凶年饑饉則為等死之計羣起而為大盜雖有重法又可禁乎惟陛下無以孔子之言為迂無以唐太宗之治為難無以教化為不急無以峻法為足恃則民皆可使為善

矣

右謹件如前臣智慮短淺闇於世務待罪班列無補毫分伏遇皇帝陛下明目達聰推廣言路每因視朔博訪在廷臣輒以狂瞽仰塞明詔干冒天聽敢逃刑命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乞不遷開封府狀七年正月八日

右臣準尚書省批送工部狀乞遷開封府於舊南省令禮工部與將作監同勘當者臣竊以開封府自太祖皇

帝開國建置於此太宗真宗皆嘗尹京潛龍故跡至今存焉昨因廨舍遺火逼近原廟遂有遷改之議若以火而遷則廟之東北皆有民居比之開封尤更不遠火何可防又舊南省已為試院今欲以開封府為試院豈可不嚴火禁乎若以開封敲撲之地不可近原廟則景靈宮在祖宗時已有列聖神御比之今日輕重亦均若以狹隘而遷則祖宗以來官吏所容亦足以治事且開封非貯火之所但長吏與僚屬住家於其中爾比之民居

孰為難防唯當申嚴火禁或築高牆以為隅限亦可以備患矣今乃欲改已成之試院為府廨百三十餘年之府為試院此兩大役營造不小夫土木之功使匠人度之無不言費省而易了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人力虛費國用無大利害不必遷也今若因舊興葺稍徙近南北之兩處營造功費猶小凡官舍數遷改則民心亦不定不若因其故便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稱之葢為國者姑務省事

不欲多變革也伏望聖慈更賜詳擇謹錄奏聞

范太史集卷二十二

范太史集卷二十三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邇英閣奏對劄子 元祐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臣掌國史伏覩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陛下嗣位於今八年昧爽而聽朝旦晝而講學風雨不易寒

暑無倦可謂勤於進德矣然而天衷淵默聖度髙遠中外之人未知陛下睿意所好如仁宗之五者見於天下羣臣雖欲少裨萬一亦無所自而入方今四海顒顒想望太平臣願陛下深留聖思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羣生之望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薦陳祥道禮官劄子 四月二日

臣伏見秘書省正字陳祥道深於禮學用意專精求之諸儒未見其比昨任太常博士上其所著禮書一百五

十卷嘗擢寘秘省校正之職雖為清流然祥道之學未有所施今太常禮官皆朝廷所選用宜更多得禮學之士則議論有所質正伏望聖慈候禮官有闕員復以祥道充職與理秘書省校正資任如及歲限就除貼職不唯禮官得人亦朝廷器使人才用其所長之意也取進止

薦張舉劄子

臣伏見前睦州青溪縣尉張舉志趣高潔詞學清贍治

平四年甲科登第以侍親未甞出官既終養又屏居不仕已二十六年今年四十九歲元祐之初以近臣論薦除頴州教授亦辭不赴臣竊惟朝廷常患士人廉退之風未立無以厲之唯稍獎進安恬之人則奔競者不抑而自息如舉之履行文學豈可使老於巖穴終不收錄方明聖在上樂育人材必不其然況前後累有臣僚論薦不一伏望聖慈特以不次擢寘館閣必恊士論若以舉未甞歷官或乞且令校黄本書籍以待任使如蒙朝

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臣甘與同罪取進止

進家人卦解義劄子五月四日

臣近以權住經筵久不進講陛下今月一日已御邇英又先降聖旨過端午未住講讀此見陛下好學之至也而臣自五日以後北郊奉祠未獲入侍伏覩中宫初建將行嘉禮實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恭惟本朝祖宗家法自三代以還盖未之有由漢以下皆不及也今陛下納后以承天地以奉祖宗内盡孝養外美風化將以爲

萬世法臣愚竊為陛下重之謹案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臣輒不自揆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為觧義一篇謹錄上進以代奏事伏望聖慈少賜省覽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進

家人卦

☲☴ 離下巽上　家人

臣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內為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六二也男正位乎

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於此此天地之義陰陽之分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教順成俗外内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也諸侯者一國之君也父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不嚴天子則天下之所

嚴也諸侯則一國之所嚴也父母則一家之所嚴也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得父之道則慈子得子之道則孝兄得兄之道則友弟得弟之道則恭夫得夫之道則義婦得婦之道則聽如此然後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也舜事父母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天下之為兄弟者定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而天下之為夫婦者定文王孝於王季太任刑于太姒友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象曰風自火出家人何謂也離火也巽風也火在内而風在外家人之道由内以相成故文中子曰明内而齊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為家人法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可不慎乎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何謂也處家之初治家之始故必防閑之然後悔可亡王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當治之於未變嚴之於未瀆也既變而後治之既瀆而後嚴之則悔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君子言有物行有常無僻志無淫好所以閑家也昔者桀惑於末喜故夏亡紂惑於妲己故商亡幽王惑於褒姒故周亡晉獻公惑於驪姬三世大亂唐高宗制於武后唐祚中絶中宗制於韋后身陷大禍皆不能閑之

於初也閑之在於人心未變之時故象曰閑有家志未
變也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正吉何謂也坤之文言曰
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為
倡陽不為和故坤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无攸遂在
中饋則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
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
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
女功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故關雎美

后妃之德其職在於供荇菜備庶物以奉宗廟又當輔佐君子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人采蘩于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亦采蘋藻盛之筐筥湘之錡釡以供祭祀之用皆無攸遂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皆以孽女亂政不修其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

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反此者也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何謂也以陽處陽居下卦之上為家人之長剛嚴者也王弼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故家人嗃嗃至於有悔雖危猶不失吉婦子嘻嘻言笑無節終必有吝凡家之道主於嚴敬故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曰富家大吉何謂也以陰處陰體柔居巽少長有禮各得其序以聽於上故象曰順在位也富者

非富於財而已家之富猶人之肥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其大吉不亦宜乎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陽居君位以家道治天下者也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身愛人如愛身治天下如治家孔子曰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舜

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內莫不交相愛也詩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故勿恤而吉王假曰王至斯道以有其家古之人有行之者舜文王是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何謂也以陽居上處家之終誠發於中而著於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家之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故曰威如閑之者制於未

變也嚴之者所以長久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揚雄曰貌重則有威又曰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君子之道本諸身故治家者始於修身終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身處威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臣伏見内殿崇班成都利州路走馬承受公事魏釗資性詳整風力敏彊曾歷邊任所居稱職伏望朝廷更賜考察陞擢邊要將領繁難任使以觀其才取進止

論求言劄子七月

臣聞禹戒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后克艱厥后者知為君難也臣克艱厥臣者知為臣不易也

君知為君之難則不可不求言於臣臣知為臣之難則不可不極言於君如此則政乃治黎民化之敏於為德矣君知為君之難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也不知為君之難則所樂者唯其言而人莫予違也夫為人君出言不善而人莫敢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舜知其如此故荅禹曰信如此則嘉言無所隱伏人臣得行其言則天下之士願立於朝故野無遺賢賢人皆在朝則萬國咸寧矣人君能盡天下之善言不遺天下

之賢人又動必稽于衆舍已以從人故能不虐無告皆得其所不廢困窮皆得其養惟帝堯能之禹以道陳戒故以此告舜舜以堯為法故以此答禹其要在於聽言用賢從衆愛民而已臣今日所講孟子不敢勸齊王發粟以救饑則與此正相違齊王為民父母坐視齊國饑饉其民將轉死溝壑而孟子不敢復言譬之馮婦搏虎豈得嘉言無所伏哉臣觀齊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非無仁心也然而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民見牛將

死則知愛之見民將死則不知愛之是以民饑而不救此所以為不仁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孟子見之時少齊人見之時多譬如萌生之物一日温之十日寒之雖欲其生豈可得哉此所以為不智也齊王不仁不智由不能聽言用賢也昔仁宗謂輔臣曰如聞州郡嘗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稼穡登茂後或災傷畏罪不敢以聞使民不得免賦租甚非長吏愛民之意乃著令不罪州郡吏而聽

除民租又有奏水災過實者有司請加之罪仁宗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於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豈當加罪也仁宗聖心恤民如此若使孟子遇仁宗之時豈有不言者哉臣願陛下以舜禹之言為法以仁宗之心為心以齊王為戒知為君之難不可不求言求言不可不訪問使嘉言日聞賢人日進則四海生民幸甚仁宗故事伏乞常留聖覽取進止

議合祭狀一　九月朔日

準尚書禮部牒親祠皇地祇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官尚書侍郎給舍臺諫禮官集議聞奏者

右臣等謹按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三代之禮天子無不親事天地周禮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自玉器牲幣樂舞皆不同由漢以來乃有合祭之文至於國朝踵

為故事元豐中神宗皇帝用禮官之議詔定北郊親祀之儀始罷合祭之禮陛下嗣位於今八年將肇祀圜丘而疑於未見地祇欲循祖宗之舊則禮不經見欲如元豐之制則慮北郊或未可行故下有司博議此誠欽崇明祀慎重之至也臣等謹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禮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皆不可以不親今三年一郊已非古典而北郊未有親祠之日若不因見地祇則

是尊天而不親地事父而未事母也朝廷審能以夏日至盛禮備物躬祠北郊舉千餘年之墜典此則三王之盛復見於今矣其誰敢以為不然然臣等竊恐北郊之禮未必親行徒崇空文則天子長無親事地之禮亦非聖情之所安也伏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謹録奏聞太常博士臣張瓛殿中侍御史臣吴立禮起居郎權給事中臣喬執中尚書户部侍郎臣蔣之奇御史中丞臣李之純權户部尚書臣錢勰翰林侍講學士臣范祖禹翰林學士兼侍讀臣顧臨

二

初十日

右臣等近於尚書禮部集議親祠皇地祇已具奏聞伏請南郊合祭未聞聖㫖指揮臣等竊以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不能行之千有餘年矣昔商因夏禮周因商禮皆有損益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可知者亦猶商因於夏周因於商也時異事變不可盡同雖有聖人繼周亦必損益是以先代之禮後代有不相沿前王之禮後王有不相襲唐虞五載一巡守周

則十二年豈可謂唐虞非乎葢周不能行也先帝朝獻景靈宫十一殿一日而徧陛下一歲乃徧亦因時制宜欲可行也合祭之禮臣等不敢遠引前代自太祖建隆四年初郊至於元豐百二十年已成一代之禮後嗣可以遵承天地父母理無不可以並不得言瀆太祖平一海内太宗真宗皆致太平仁宗享國長久英宗神宗紹休聖緒率用此禮神祇饗答非不蒙福報也惟元豐六年用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議云殆非所謂以類求神

之意遂遷皇地祇之位蓋以地祇當祭於方丘樂以八
變不可以升圜丘也夫周之后稷本朝之太祖皆當享
於宗廟樂以九變而周公制禮以祖配天未有或非之
者也祖可以配則地何為不可以並乎然先帝所以行
之者決欲親祠北郊也若先帝能力行之而陛下未能
猶當且復其舊況先帝尚未行乎設先帝已行而復知
其難未必不改而從舊也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
五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

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耳陛下嗣位八年已再饗明堂當並見天地今初郊祀若循祖宗之舊他日果能行北郊之禮然後罷合祭未為失也今未能用周禮而先罷之他日欲親祠則不果欲合祭則已罷父天母地偏而不備伏恐聖慮未得安也若北郊既不可行而復議合祭則慢神已甚雖燕享賓客猶不可以如此況事大神祇乎臣等不知今欲親祠北郊如之何而可也一年再郊此必不能且夏日之至未易行也减損北郊之儀

以就可行是於父母有隆殺也南北郊與明堂間祀則南郊愈疏亦未為得禮也或六年或九年而一郊此豈周禮乎如此則北郊之禮必為空文未有可行之日也今近舍祖宗百餘年已行之禮而欲遠復三代千餘年不舉之祭去所易而就所難守周禮為空文虛地祇之大祀失今不定後必悔之伏望聖慈早以時決無疑於祖宗之舊以昭大孝之隆圜丘合祭依熙寧十年典禮則四海羣生並受其福臣等忝備近臣義不敢默謹錄

奏聞

進合祭故事劄子

太祖南郊四　合祭

太宗南郊五　合祭

真宗南郊五　合祭

封禪一　昊天上帝　皇地祇

汾陰一　祭后土

恭謝一　合祭

仁宗南郊九 合祭

明堂二 一合祭

恭謝一 合祭

英宗南郊一 合祭

神宗南郊四 三合祭 元豐六年一罷合祭

右謹進呈

范太史集卷二十三